

白石杨柳滩赋

赵迪生

放眼山青，顾名石白。四面河流，中间沙碛。沉沙积万古之滩，流水汇群山之泽。滩邻古镇，平居烟火千家；地近名山，也占风光一席。绿杨有意，总惹人思；白石无声，长传史册。

东晋导源，南朝开辟。不乏名贤，犹多胜迹。原孝廉、文伯、小隐之故乡，留康乐、水心、梅溪之高履。人文景观，常来学士诗翁；雨笠烟蓑，频见渔郎钓客。寄逸兴于烟波，托澄怀于卵石。

滔滔流水，袅袅垂杨。千株翠绿，一片清凉。村俗闲聊之所，天然游泳之场。柳下凝神，耳听鸣蝉音响；林间散步，丝牵游客衣裳。滩又坦又平，玩水无妨小仔；水非深非浅，过河不用愁航。

白鹭凌波，黄童攀柳。对景有诗，携朋无酒。看柳色兮舒心，啜溪流兮爽口。渭城之妙曲传来，太液之甘泉在否？时间欸乃，河中船只穿梭；每见缠

绵，枝上莺儿觅友。
柳如陶柳，滩若严滩。小时省识，竟日盘桓。惟嗟 无产 推行，群黎束手；尤幸 三中 改革，举国弹冠。缠腰乎万贯，鼓腹兮三餐。而建屋挖沙，柳滩湮没；围田办厂，生态摧残。年来治水修堤，虽功堪目睹；时见流污浮秽，而景亦心酸。

处处长街，村村别墅。歌颂新潮，追思古渡。乘凉没柳，难教飞鸟停枝；玩水无滩，长使游人却步。人追歌舞之

欢，我爱烟霞之趣。而今政治开明，为清源正本而陈情；民生富裕，祈返朴归真而作赋。

注1：指吴越王后裔学界孝廉钱尧卿，儒林文伯钱文子，孤屿山小隐名诗人钱存。

注2：谢灵运曾袭封康乐公，叶适号水心，王十朋号梅溪。

注3：无产 是当时的政治口号；大兴无产阶级！大灭资产阶级！



Wenbi 诗歌

什么东西开始生长

冷若梅

我不确定什么在长
我也不确定那东西长成什么样
并且，长得如此小心翼翼
仿佛生长是件什么神圣的事儿
仿佛一切道路都没有尽头

与什么人推心置腹
换取生长的停滞
夜晚被睡眠分隔成几个小片段
搁浅在黑色的空气里
有人躺着或走动
哭泣或豪饮
小范围内的风景都包藏祸心

观众换了一拨又一拨
总有人被永远定格在那里
一盏盏空出的酒杯就在这儿
仿佛没有动过的痕迹
仿佛意外之躯一直就在那儿
汲取黑色之光缓慢
或迅速生长

乡村渔事之二：摸鱼

李振南

那些年，在夏秋之交的几场雷雨或台风后，整个原野都是白洋洋的一片。这时，走在田野和机耕路上，不经意间就有鱼儿撞到腿上来。当大水退去之后，家乡的水田、泮渚、池塘、沟渠里，几乎处处是鱼，这显然是摸鱼的大好时机。

当然，小孩子是不敢在深水里摸鱼的，而水田里的鱼早已被人摸去。我们只能选择浅水，也就是泮渚、水渠和小池塘。暑假里的中午，我们会邀约一帮伙伴，脱掉上衣，剩下裤衩，肩上搭一条毛巾，头上套一个树枝扎的圈圈，以防暴晒，简单装束后，便嘻嘻哈哈地往浅水走去。

小孩子摸鱼的方法十分简单，一般多是在石桥洞下的石块缝隙或是沿着浅水凹进去的堤岸，一路悄悄地摸将过去。这些地方靠近岸边，人较安全，且又是鱼类喜欢隐藏的去处，运气好时每人都可以逮住一条乃至数条。

因为水浅范围小，记得我们摸到的大多是小鱼，极少有大鱼。不过，事实上，我们的摸鱼从秉性来讲，是一种亲水行为，既能泡在水里消暑，又能打发时光，偶尔还得到了收获。这显然不是摸鱼的本质和标的。然而，大人们的摸鱼并不是这样的。

大人们摸鱼往往没有时间的限制，他们一年四季都可以摸鱼，而最好的时节却是冬天。为什么？因为冬天的鱼处于半休眠状态，基本不摄食了，而且行动也迟缓一些。如果到了春天，它们又会活跃起来，就很难摸得到了。

选择一个有暖阳和微风的冬日中午，摸鱼的大人们多是先喝了几两高度的白酒，把脸膛喝得红红的，说是可以驱寒。接着穿上一袭皮制的水衣，从脚趾套到颈项和手臂，再用拉链扣住，在臂弯处用绳子扎紧，仅露出两只手，然后每人手提一条木棒，三五成群往水里走去。远看，就像是古书上所说的穿了 水衣水靠 的水鬼。

大人们摸鱼的地方当然要比孩子们的水面要大，水要深，但也是需要水域闭合、水深平胸的地方。大河、大湖他们肯定能下得去，但水面太辽阔，太分散，鱼聚集不住，摸鱼行动时，鱼会逃得无影无踪。这不利于摸鱼。

大人们摸鱼也会在桥洞下的石缝里和凹进去的堤岸边进行，这也像我们一样，是个体行为。但真正的摸鱼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另一种方法了。这种方法需要团队精神，几个人一起用木棒在水面上狠命敲打，在水草里用力搅拌，将水搅混，使鱼儿晕头转向，到处乱窜，待它们渐渐没了力气了，不知南北的时候，来一个围追堵截、大兵团作战，将它们生擒活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 浑水摸鱼。有时，在摸鱼的时候，不知谁会大叫一声：哎呀，跑了个大鱼，后面的注意！听到这话，另外的人总会哈哈大笑，说：就这么块地方，能逃到哪里去。然后，几个人来个包抄围剿，合力擒住。

看着夕阳下沉，鱼篓里也有不少收获，他们才起身上岸，打一个响亮的喷嚏，说：今天可以了，明天去哪里啊？

Wenbi 德长杯 美好家园 主题征文选登

我家屋檐下的一对燕子

詹敏微

像往年一样，今年春来的时候家里阳台上的几个老燕巢准时地住进了一对对燕子。它们每天早出晚归，叽叽喳喳闹盈盈，给家里添了许多春的生机与活力。与往年不一样的，今年有两只迟来的燕子，居然悄悄地把巢筑进了我家一楼的中堂。

住进屋的燕子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麻烦，首先是鸟粪总把地面弄得一塌糊涂，其次是晚上关门的时候都要去检查燕子是否归巢，而早上想睡个懒觉，可楼下的燕子却早早地就吵着要出去。这样坚持一阵子，婆婆终于决定要把燕巢请到屋外。

那几晚，燕子归来找不到巢，便在屋里漫无目的乱飞，时而叽叽喳喳地讨论着什么，飞累了就双双停在屋顶某个角落休息，摆出一副赖着不走的样。我们是又着急又无措，试着用了很多办法想把它们引到燕巢的新址，但都没成功。没办法，那几天，我们只好早地把门关了，希望能把它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屋外走廊上。敏富是个内心特别柔软的人，他担心，燕子会不会从此失巢。但婆婆断言，过不了几天它们就会找到一个合适的去处另起炉灶。可是有一天晚上，敏富发现两只燕子竟相依相偎立在中堂屋檐下的电线上，姿态是那么安详与幸福。我们再也不忍心去破坏它们的安宁。就这样这两只失巢的燕子在我家屋檐下的电线上安了家。

每天早上它们一起飞出去，每天晚上它们一起飞回来，然后住在电线上享受着天伦之乐。夜色下，雌燕站在电线的这一头作娇羞状，另一头的雄燕则深情地注视着雌燕，注视了一会儿之后，有点不甘寂寞了，开始慢慢地往雌燕这边蹭。每蹭一步都要停下来观察一下雌燕的反应，当它确信雌燕没有要拒绝的意思后，便开始大举进攻，倏 的一下滑到雌燕身旁，迅速地在她身上亲了一口，然后立刻离开 作案 现场回到原位。动作之神速，表情之鲜活让人捧腹。第



一次尝到了甜头，雄燕哪肯善罢甘休，于是过不了几分钟，又开始第二遍、第三遍的嬉闹。夜在它们的亲昵中渐渐地深下去。不过，有时它们也会闹别扭，雌燕静静地呆在电线的这一头，雄燕试探着向它这边挪一步，雌燕马上扭转头表示拒绝，雄燕不死心，还往雌燕这边挤过来，雌燕便很干脆地躲开。这时，雄燕只好好奇地退回原位。燕儿俩白天快乐地忙着，晚上甜蜜地梦着，一副不亦乐乎的模样。有了亲密的伙伴，有了秋天的梦想，失巢对它们来说也许真的不算什么。

中间有几天晚上，只有雄燕孤伶伶地飞回来立在孤零零的电线上，没有了亲密的伙伴作陪，它变得形单影只了。不能再像往常那样嬉闹，晚上它总是呆呆地望着夜色，也许是在思念着自己的伙伴，也许是在回忆往夜的幸福，也许它什么都没想。可这样的落差，于我们，却很难过。我们替成为孤家寡燕的雄燕可怜，也替不知所措的雌燕担心，担心它是否遭了不测。一想到可怜的雄燕秋来即将孤独地跋涉遥远的旅程，便心生怜惜。还

好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几天后雌燕又回来，沉寂过的电线上顿时又恢复了往日的温馨与浪漫。幸福可以很简单！我禁不住感慨。敏富让我猜雌燕那几天去哪了。我说，可能是去产卵了吧。

果不其然。一个月前的一个午后，电线上突然叽叽喳喳很是热闹，我出门一看，竟然站着三只小燕子，它们是那么小，挤在一起东瞅瞅西望望，显得那么好奇。不一会儿燕妈妈飞来迅速地与其中的一只小燕子作了一个 接吻状，旋即又飞走了。敏富告诉我，这是燕妈妈在给小燕子喂食呢！原来，不知不觉中燕儿两口子竟然儿女成群了。每天晚上燕爸爸燕妈妈分住在两边，三只小燕子住在中间，其中最小的那只一会儿蹿到燕爸爸边上，一会儿磨蹭在燕妈妈那里，一会儿又去燕哥哥燕姐姐那里捣蛋，好不热闹。

简陋的电线，燕儿一家，其乐融融。虽然它们连一个像样的巢都没有，但是它们却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归来吧，美丽的金银溪

钱昱辰

我的爷爷奶奶住在老城区的通井街，流经老房子前面的河流就是被称为乐清人母亲河的金溪。

小时候，每次经过爷爷家附近的水仙桥，河面上总会飘过阵阵恶臭。河埠头，五颜六色的垃圾就赤裸裸地躺在那里，招来一大群蚊子在周围打转。河沿上突兀着一个个硕大的排污管，里面喷涌而出的黑色污水就直接排入河中。河水的颜色是墨绿色居多，经常绿得发黑。一到大晴天，河水一变浅，河面上就会出现一个个小白点。走进一看，才发现是小鱼暴毙的尸体，鱼肚皮翻露在河面上，让人感觉恶心的同时也心生怜悯。

为了不想闻到河面上的恶臭，爷爷总是将房子的前门和窗户紧闭着，我们一家子就只从后门进出。渐渐地，爷爷家附近的邻居都陆陆续续搬走了，原本店面林立、人头攒动的通井街开始变得冷清萧条。因为没了儿

时的玩伴，我也变得不愿去爷爷家玩了。亲朋好友们也和我们一样，觉得老城区路太窄，车子进不去，也都懒得去爷爷家串门了。爸爸妈妈曾劝过爷爷奶奶不如搬家算了，和我们一起住，可爷爷就是不愿意搬，固执地说自己就是喜欢住在老房子里，住在金溪边上。

因为那里才是他的根，那里有他很多美好的回忆。奶奶见爷爷这么顽固，也拿他没有办法。不过，从去年年底以来到现在，爷爷就经常给我们打电话，每次都是兴奋地向我们汇报最新的进展。从一开始的金银溪要开始河道整治了，到老房子门前挖路铺设排污管了，再到河里进行清淤疏通了，可我一直觉得有点半信半疑。爸爸对金银溪这事好像一直有关注，他跟我解释说，那叫做截污纳管。原本在爷爷居住的老城区里，并没有安装排污管，所以之前每家每户产生的污水就直接排入金溪。现在，老城区的污水已经不能直

接排到河里，而是要集中起来进行污水处理，这样就能有效净化河道。在爷爷的盛情邀请下，周末，我和爸爸妈妈又去爷爷家。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爷爷真的没有说谎。站在新修建的水仙桥上，我举目远眺，清澈的河面上已经闻不到往日的恶臭，河埠头也变得干净整洁了，石缝里竟然开出了鲜艳的小花。不远处，还有人在河边悠闲地钓起鱼来。偶尔还能看到一两只白鹭轻盈地掠过河面，叼起小鱼后又翩翩飞去，河面上泛起阵阵涟漪。我仿佛置身于美丽的江南水乡景区，让人流连忘返。

爷爷告诉我们，他已经给老邻居们个个都打了电话，让他们有空都回老家聚一聚，看看老家的新变化。看着爷爷脸上兴奋的表情，我终于理解了 故土难离 这个词的含义。金银溪，乐清人的母亲河，我们都在翘首期盼你能早日恢复美丽的容颜，让我们重回母亲河温暖的怀抱！

Wenbi 散文

在最荒废的角落

叶琛

磨石岩的天很蓝。蓝蓝的天空把山谷拉得宽宽的，把山坡缓缓地拉斜。在低处的山脚边，父亲建造的草木屋被阳光照着，显得无比的干净与通透。临挨着的是宁子的家，杉树皮铺盖在屋顶上，风吹着杉树皮，友好地轻轻叩它凹凸不平皱巴巴的身体，但它并没有回应。风继续吹着，一片交叠着一片的杉树皮像是远离的人，不愿被世俗提起，始终没有动静。它们把一生的命运安排在那里了，和这里的人们一样，心甘情愿把命运交给行走的大地。

在磨石岩的怀抱里穿行，我总能碰见在地里劳动的农人。他们弯腰把菜秧摞进一畦菜地的两排坑里，并在根部的周边拨了点土按实，以此重复。宁子的父亲也身在其中，那一小片地是他在屋后开荒出来的，原本上面长满茅草，土质瘦黄。第一轮他种了黄瓜，蔓藤上细细的卷须迟迟不肯沿着竹枝搭的架子攀援上来，后来，棍棒果实没有长成熟就拐了弯，歪劣的形象很是不尽人意。再后来，他改种了带豆，长长的一条一条从简易的竹架子上垂下来，翠绿而肉质结实。宁子母亲将一时吃不完的那些做成干豆角，一捆一捆绑着，装在洗净的蛇皮袋里，钩挂在草木屋的正梁上。

命运里从来都没有预设，对于宁子一家来说也是一样的。带豆还没有收拾完，他又被母亲辗转到了另一个地方，还在肚子里的他并不知道外界的慌乱。据说，这个计划生育外的家伙的命是捡来的，那天夜里，他母亲摸着黑从后山上一路逃窜了出去。在新生生命面前，那一捆带豆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他们并没有带上这些，宁子的父亲只是把一口烧得焦黑的铁锅和几盒火柴带走了，火柴用塑料袋包裹得严实，生怕潮了就划不亮了。

一家人走了，磨石岩又空了一部分，后山坡上的那片地被秋天染得黄黄的。荒野被时间放逐，一条条的豆藤也在季节中暗了下去。宁子在没有确定名字的他乡等待出生的时候，磨石岩送走了一个老人。在我的记忆中，对老人一家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只是知道他们是江西人，来到此处的时间并不长，一家五口，儿媳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对于老人来说有些遗憾，他乡一路艰难流走，最终也没能看着孙子或孙女出世。（当然，如果是孙子，那是他多么希望的。）送葬那天，全村人都来了，从草木屋群一直延伸到后山坡，像是小山泉、小溪流汇集起来的一条白色支流。

生活在继续。马上就要立冬了，山谷里一切事物慢慢收紧了身子，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草木屋里生起了火盆，火盆里原本红红的炭火被盖上了一层木灰，这是防火的一种经验。当然，这并不影响屋子里的暖意。母亲在为我们炖鸡蛋，搅拌均匀的鸡蛋，被锅里的蒸汽蒸得蓬松，冻嫩冻嫩的，一人一碗。这时，我会想到把碗里的鸡蛋分一半给我的好伙伴宁子吃的场景，可是，宁子在哪里呢？只是知道等他一出生，就可以会回家了。

那年深冬，宁子真的出生了，像是一切的事物都在等待这个消息。听说是在建阳一带的某个荒芜的山村里出生的，那之后，宁子的母亲也回乡里结了扎，死水般的身体里再也不可能分娩出宁子以外的生命体了。这些，宁子都不懂，他只是在为那个曾经收容过他的磨石岩而感到好奇，他问过母亲：磨石岩有榆钱树吗？磨石岩的鸟儿是不是往南飞；落在屋顶上的蒲公英最后发芽了吗？母亲都回答他有的有的的是的是的会的会的，告诉他磨石岩是一个遥远、美丽又神奇的地方，是一个大家都热爱的地方。

终于，我们还是在家乡遇见了。他以一名少年的身份，向我取证关于磨石岩的一切过往痕迹，这么多年来，他母亲的回答始终没有解开他心头种种好奇与疑惑。当然，这种疑惑同样存在于我的体内，但我试图通过搜寻零碎的记忆，去重构并还原它们。我能吗？我也不知道，只是记得那时我开始对事物有了淡淡的影像。四岁的我天天跑到宁子家，看宁子在他母亲的肚子里一天天长大，他母亲常常总是挺着肚子站在草木屋门口，左手稀稀松松地插在左腰上，右手扶在木门框上，远远的注目去看对面山坡上回家的那个男人。